深入思考名城之“名”

齐　欣

金秋来临，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到来了。每年此时，这里汇集展现着设计师的视野、建筑师的创造冲动、运营者敏锐的视角、社会力量令人信服的承托，还有文化遗产专业人员的沉稳与坚持。于是，“设计周”造就和凸显了当代城市的性格魅力，事实上还成为展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水平的重要平台。

文保事业的发展及当代社会进步，促使我们着手深入思考历史文化名城中“名”的构成。

“名”从何而来？按照法律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由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因此，名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文物丰富、建筑成片、保留风貌、特色彰显以及街区众多。

但是，这其中的“名”意味着什么？最直白的含义仍是“名气”。于是，名城中的“名”不仅代表着专业价值，更体现了社会认同程度。

那么，名城价值是一成不变的吗？为何有的名城，风貌与价值不升反降？因为我们忽略了人的认知力量。

以北京设计周的参与者为例，各行各业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甚至从未遇见；但大家的共同之处是深爱自己生活的城市；所有的爱，又都努力汇集在名城价值之下得以彼此认同和平衡。所以，名城中的“名”是价值认知趋同的结果，价值趋同又是一个个的传播过程。

从1982年我国公布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开始，历史文化名城经过了价值赋名、以“物”赋名阶段，开始叠加“人”的功能。在这种转换中，传播的作用极其重要，但显然目前仍被低估——保护空间不断扩展，使得利益相关者呈现出多元、多向的价值观。这必然使得过去单一的行业宣传方式受到挑战。所以，名城保护的未来，一定会解决如何最大限度地让大家心往一起想的难题。而路径之一，就是建立起文化遗产传播体系，以可用、好用的公共规则和公共产品，凝聚人的愿望，体现创造和付出的价值。这对于历史文化名村、名街来说，也将同样适用和有效。

观天下

2019年的北京设计周，出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共有、共生、共享”理念继续推广，在社区微小改造中，高水准实践成果处处可见；二是全国多地的名城保护公益组织一起交流成果、分享经验，“联名款”合作平台呼之欲出。

2019年10月2日，刚刚在北京设计周分享过名城保护经验的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中心，又策划了“杭州历史文化名城观光专线”体验活动。志愿者带领50名观光团成员沿公交专线进行游览。“杭州历史文化名城观光专线”全长13公里，从南至北串联起众多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左图**：部分团员合影。**右图**：团员在为专车装点国庆气氛。

名城保护冀望更多参与 “四名汇智”搭建聚力平台

郭慧岚

“四名汇智”伙伴——全国名城保护公众行动沙龙选在西城区烂缦胡同108号院举行。这里所在的法源寺街区也展现了北京街区整治、凸显文化价值的最新成果。来自6个省市8个名城保护团队的代表，以生动的方式分享了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传播、助力所在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行动和心得。

这是各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益组织的一次大聚会。“这一屋子的人，都是对文化遗产有非常大的兴趣和热情。”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胡新宇，已是参加文保公益行动的老资格成员，在现场还是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四名汇智”计划副秘书长王虹光说：“交流活动的初衷，是希望大家把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公益行动的心得拿来分享。”所有参加者都表达了共同的心愿：全国各地的名城保护“伙伴”建立联系，加强交流，携起手来鼓励更多名城保护社会组织的建设，探索名城保护公众参与的持续发展路径，持之以恒，传承和保护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智慧和方法。“四名汇智”计划旨在培育社会力量，推动共识建立。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过组织志愿者“遛弯儿”对北京老城胡同进行走访调查；重庆文保志愿者服务总队从线上到线下不断扩大公众力量；辽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在孩子心中播下文物保护种子；山西文博志愿者之家打造专业文保志愿者平台，实现“爱护文物，守望历史家园”；西湖文化特使则以青年为主，将西湖遗产和文化传扬到世界。此外，还有热爱长城、热爱生活的长城小站、守护杭城历史文脉的杭州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团队……每一个保护平台，都汇集了热诚；每一群人，都有一段故事。

2017年4月9日，西城区名城委青年工作者委员会公布了首批入选“四名汇智”计划的31个公益团队，项目包括文化遗产相关调研、讲座、展览、工作坊和遗产小道等。图为部分入选团队代表。

北京市西城区发起的名城、名业、名人、名景“四名汇智”计划已经持续多年。今年北京设计周活动中，依托西城区社会力量参与名城保护实践，全国多地名城保护公益组织代表汇集一堂，交流成果、分享经验；探讨如何丰富公众参与形式，调动公众参与热情，加强能力建设，以期搭建起全国性名城保护资源共享、互助合作平台。

社会力量参与名城保护

郭慧岚

2017年6月7日是世界遗产日，西湖文化特使带领市民、游客走读孤山。这是他们于2016年推出的一条文化旅行线路。

设计遗产小道式体验线路 各地不约而同都在实践

“遗产小道”是世界各地都在使用的一种文化遗产价值阐释方式。尽管名称多种多样，但基本设计规则始终是：鼓励步行和骑行，线路遵循文化遗产价值，不破坏任何风貌。

重庆市文化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一直在做“扫街计划”，即让志愿者们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走进重庆的老街老巷，看到并体会这些历史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重庆市志愿者代表吴元兵说：“通过‘扫街’，可以让志愿者心生敬畏，有了敬畏之心才有保护之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文化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研发出了39条文化线路，每条线路的体验时长都在3小时左右。此外，他们还推出了《老重庆记忆路书》。“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人们来到重庆的深度旅游手册。”吴元兵说。

杭州市西湖文化特使也研发设计了一系列西湖文化特使线路。每一条线路的主题非常明确，浓缩了杭州本土文化精华，目前已经形成“进香古道文化之旅”“寻访南宋文化史迹”等近20条精品线路。

文物“认领、认养”成为新形式 “每个月不去看看，就觉得心里慌”

据重庆市文化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代表吴元兵介绍，重庆市文化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正在对每个文物进行标号，每个标号文物可以由5名志愿者认养。这5名志愿者每个月要去查看所认养的文物一次，并且要认真填写和提交认养巡查报告。

“现在很多志愿者把文物认养、查看当作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自己认养的文物，每个月不去看看就觉得心里慌，从心底里把文物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吴元兵说。

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志愿者团队也一直在吸收志愿者加入，认养当地历史建筑。志愿者代表楼舒说，杭州市的历史建筑都有志愿者认养人，志愿者认养人每个月都会去巡查认养的历史建筑，然后填写巡查表格。志愿者中有老有少，但都非常认真负责。

望龙门缆车是国内第一条城市公共缆车。2009年，望龙门缆车遗址被列入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图为重庆文保小志愿者罗问芯（中）正在巡查他认养的望龙门缆车遗址。

全社会参与名城保护 注重吸收青少年力量

长城小站编制了面向中小学的长城教学资料，并且组建了长城志愿者讲师团，在北京市中小学传播长城文化。目前已经在北京市第八中学等西城区40多所学校开设长城专题课堂。

辽宁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代表井巍说：“我们也在积极开展文保宣传进校园活动，组建了沈阳大学、辽宁经干学院、和睦路小学等大、小学生文保社团，旨在提升学生的保护意识，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文保种子。”

西湖文化特使根据自身的专业和特长，也在杭州市的中小学校内陆续开设了西湖世界遗产选修课。课程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世界遗产专业知识、西湖文化景观解读、西湖名人、西湖建筑，等等。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大手拉小手”的形式，传播文化遗产价值，帮助青少年树立西湖保护意识，掌握保护方法。

长城小站志愿者张俊（左二）在八达岭长城向燕京小天鹅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和家长讲解长城知识。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北京西城区平安里附近，有个胡同名为“百花深处”。它隶属什刹海街道，东起护国寺东巷，西至新街口南大街，一出地铁站，人们很容易找到它。清乾隆时这里种植花卉，称花局胡同；光绪年间改称百花深处胡同；到了近代，去掉“胡同”二字，就叫“百花深处”。

百花深处的胡同记忆

林嘉伟　文/图

百花深处的摇滚记忆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的摇滚音乐开始出现。至上世纪90年代，百花深处逐步成为摇滚乐手聚集录制专辑的知名所在。

今日，“共有、共生、共享”成为名城保护与城市更新发展的理念。2019年北京设计周举办期间，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在百花深处43号举办了“百花深处·岁月如歌”社区记忆活动展，将音乐人、文化遗产专家和当地居民聚集起来，分享这里独特的文化特征。

摇滚文化在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据主流地位，所以人们谈到北京的历史文化，都刻意寻找和发掘“老北京”元素。因此，这次以挖掘、保留社区记忆，推动地方文化保护与发展为目的的社区记忆展尤其引人瞩目。

走进43号院的北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黑胶唱片，“让泪水在前头等我，我的爱赤裸裸”的歌声将人们的思绪带回摇滚乐的黄金年代。“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在1994年录制了他的第一张、也是目前唯一一张专辑，轰动当时的摇滚界。这张专辑就诞生在百花深处16号院的百花录音棚。不只是何勇，陈升在创作瓶颈期时也来过百花深处，后录制出了《北京一夜》。上世纪90年代“硬摇”式微，百花录音棚又吸引了一批年轻的“朋克”新人，脑浊乐队和当时还叫“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的新裤子乐队都曾在这里排练过，成为了百花深处摇滚记忆的一部分。

文化遗产保护要有“人”

摇滚乐存在过的痕迹，成就了百花深处独特的文化特征。

“你看这面墙原来是红色的，上面有很多涂鸦。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胡同进行过多次整修，涂鸦就没有了。”胡学渭是北京三中的退休教师，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百花深处，见证了这条胡同数十年的风雨变迁。他指着百花录音棚说：“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里是特别热闹的，但后来技术发展了，没人听磁带了，这个录音棚也就跟大家的生活脱节了。”

渐渐地，百花录音棚就没人来了，16号院里面也变了样，搬进了各式各样的新租户。“直到前两年，这里改成了文化产业园才规划得好一点。”胡学渭说。

为什么主办者能独具慧眼，在百花深处发现新的元素？“文化遗产保护分为物质和文化两个层面，如果将百花深处视为名城或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那对它的认知绝不能不出现‘人’”。北京大地风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筱筱这样阐释发掘百花深处文化价值的初衷：“如果在保护的过程中没有人文情怀，又不让文化遗产继续参与人们的生活，只是从技术层面上对其进行修复、保护或者重建，那就只是把文化遗产建成了冷冰冰的博物馆，它是没有活力的。”

强调“共有、共生、共享”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胡同文化，与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它们也是胡同文化的一部分。北京的胡同文化，本身就是各种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和过程，所以保护胡同也应该保护它存在过的痕迹。”文化遗产专家燕海鸣在分享现场这样说。

可是，具体实践的过程并不容易。“我们在保护遗产方面遵循着‘共有、共生、共享’的理念。胡同文化是主管部门、居民、学者等多个利益方共有的，因此遗产保护也必须协调每一方；其次，文化遗产不是死的，也不仅仅是属于一部分人的文化符号，它需要在当下的生活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功用，与当下的生活‘共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享’，遗产的传承才有价值。”基于此，黎筱筱的判断是，“共有、共生、共享”需要开辟出更多的公共空间功能。

“保护文化遗产，不是为了还原某个特定的年代，更重要的是蕴含其中的精神和价值的传承。”燕海鸣补充道。